



陈晓玲 著

走进木里

神秘王国的马帮路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陈晓玲 著

走进木里

神秘王国的马帮路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木里——神秘王国的马帮路/陈晓玲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0-08083-8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326号

ZOUJIN MULI : SHENMI WANGGUO DE MABANGLU

走进木里

——神秘王国的马帮路

陈晓玲 著
陈键 陈晓玲 史群星 摄影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王定宇
张问渔
戴雨虹
徐 英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网 址

防盗版举报电话

制 版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86679239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208mm
6.75
160千
2010年4月第2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8083-8
2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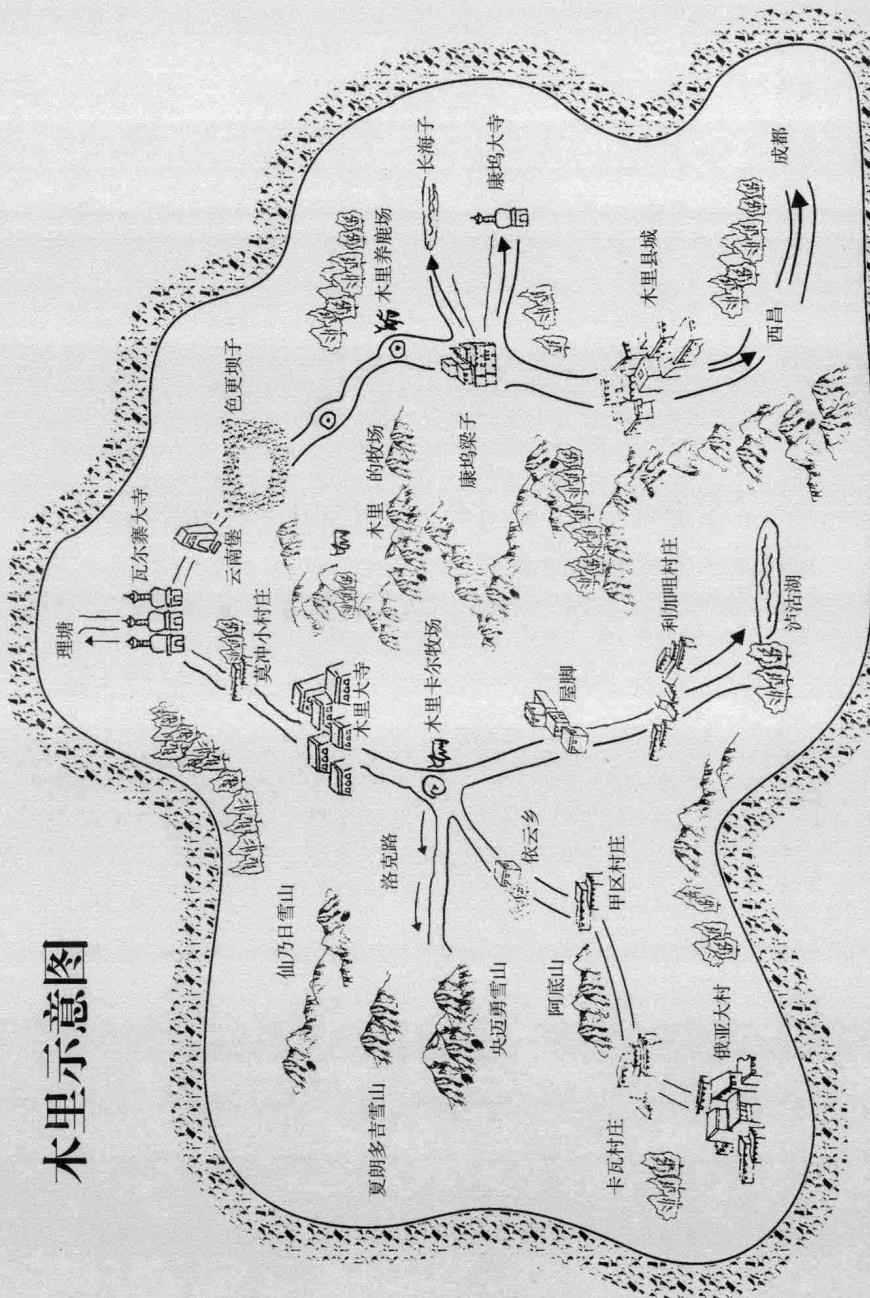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在整个世界里，还有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景色，
等待着摄影者和探险者的？

——约瑟夫·洛克

木里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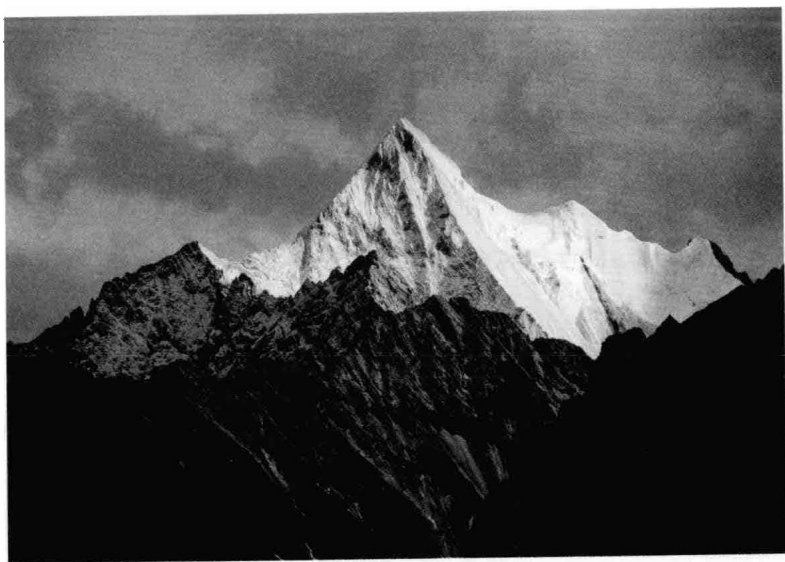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序	001
历经沧桑的三大寺庙	005
哑巴守候的长海子与神山	031
沿着洛克路转神山	047
老马脚子和放牧人家	065
走向深山里的马帮路	093
马帮路上的卡瓦村庄	115
纳西古寨——俄亚大村	137
随马帮翻越阿底山	165
母系村庄——利加咀	175
废墟中的古老庄园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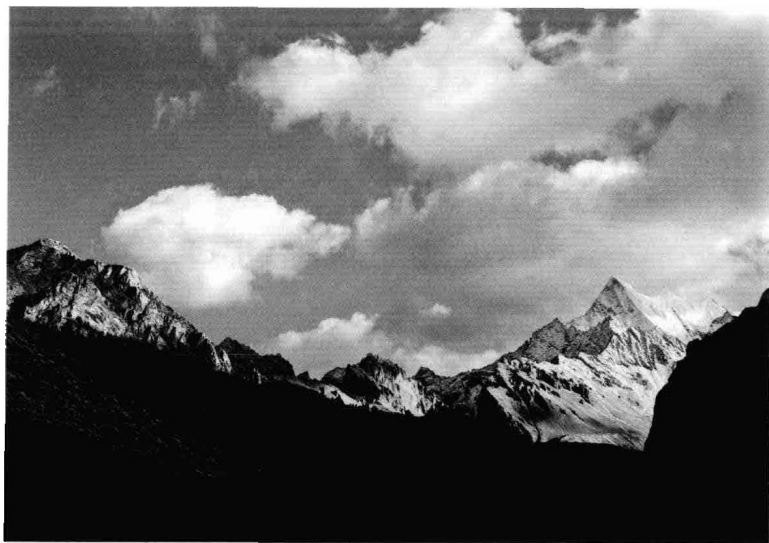
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洛克曾对他的朋友描述木里：那天晚上，睡在帐篷里，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我又回到了那片被高山环抱的童话之地——木里，我还梦见中世纪的黄金与富庶，梦见涂着黄油的羊肉和松枝火把，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逸、舒适与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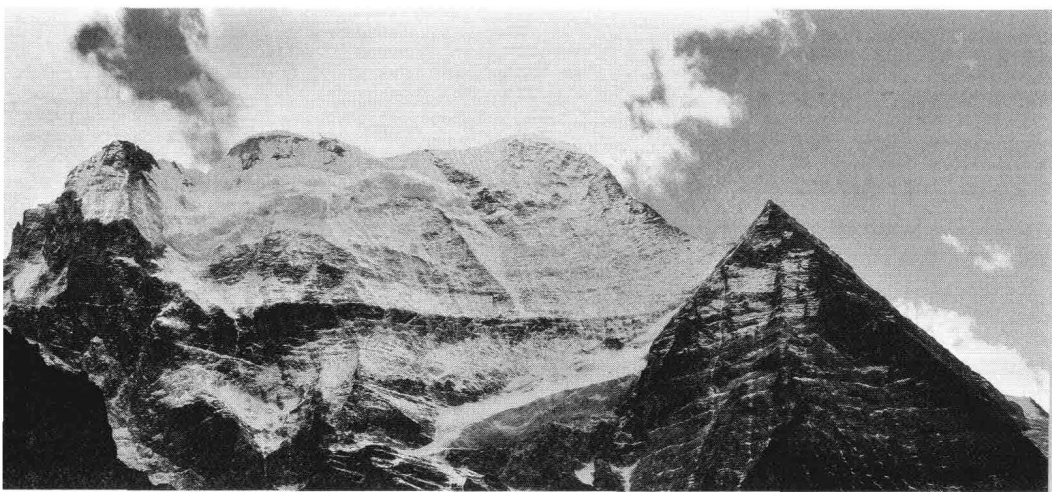


洛克曾三进木里，拜见了木里大喇嘛，在木里行走时拍摄了很多照片，记了大量日记，日记中描述的木里王宫处于一片空谷中，宁静而从容，称木里为上帝浏览的花园、佛教王国的圣洁之地、神秘的黄教王国。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受了洛克的影响，从洛克拍摄的照片和记的日记中吸取了灵感，写了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书中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想地——香格里拉，一个佛陀的香格里拉、一个隐匿的国中国香格里拉。

詹姆斯·希尔顿书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俨然洛克笔下的木里王国。

木里，是四川西部凉山州唯一的藏族自治县。史书记载，木里在唐朝时归西藏所属的理塘牦牛国吐蕃所辖，是理塘大营官管辖的一片犯重罪的人充军的地域。木里地区的藏族是吐蕃势力东进达唐王朝的诸州后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现在木里藏族的祖先。元朝元世祖西征云南经过木里时，一些蒙古族士兵留在了木里，明代时喇他以





守境之功占据木里，木里地区便逐步形成了藏族居住的村寨部落。

木里人起初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信仰原始宗教，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魂，相信万物皆有灵。到了1580年，藏传佛教黄教传入木里，木里八尔家的一个男孩被指定为转世灵童，他成了木里第一代大喇嘛，随后规定木里的大喇嘛世代都由八尔家后裔担任。木里八尔家的后裔共有19位大喇嘛统治了木里302年，在那302年的历史长河中，木里以其浓厚的藏文化、奇特的民族风俗、美丽的自然风光、神奇的传说隐藏在大山深处，吸引着无数人去探险和寻找香格里拉。

好多年来，只要有时间，我都带着狂热带着梦想走进木里，请一个向导，有路的地方坐吉普车，没路的地方随马帮行走，无数次穿行在木里那片厚重而广阔的土地上，行走在历经沧桑的三大寺庙间，行走在洛克当年朝拜贡嘎神山的足迹里，行走在残破不堪的古老庄园里，行走在保持着奇特婚俗的村庄里……

好多年来，我深深迷恋着木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一次走

进木里，我都随意走进一座古寨，随意敲开一户人家，围着火塘而坐，醉在一碗一碗的青稞酒里，醉在纯朴古寨人的微笑中和原始习俗里；抑或走进一座残垣断壁的庄园，透过破败不堪的窗户看外面生机盎然的田园，感叹历史的沧桑变迁；抑或走近一座雪山，走进藏人心中的神山，突然间忘记所有关于木里之外的记忆，心纯粹而干净，生命纯粹而透明，想一生虔诚转山，祈福这片土地的一切生灵祥和安康……

好多年来，在行走中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在把苦难给予这片古老土地的同时，也赋予了这片土地最圣洁的神山和美丽传说，赋予了这片土地最震撼心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激发了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情感，他们与神灵息息相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生与死，都充满了温暖，这片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恬静家园，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Lijing Cangsang De Sanda Simiao

历经沧桑的三大寺庙

第一次走进木里，我与喜欢摄影的键哥同行，向导叫哈日，一个年轻时当过马脚子的木里人，后来当了公安，现在退休了，常常开着吉普车在木里逛。他对木里每一个村庄都很熟悉，会说几种民族语言，跟着他在木里逛，很省心。

第二天，哈日开着吉普车到我们住处时天刚亮，他带了一个助手叫小罗，他说这一路风餐露宿带个助手方便些。我们把行李搬上吉普车后，便出发了。吉普车驶出木里县城便进入山路，路面坑洼不平，吉普车颠簸起来，车轮扬起的灰尘不断涌进车内，呼吸有了泥土的味道，那是一种久违了的味道，感觉很亲切。

哈日说来木里首先应逛逛寺庙，木里三大寺庙是念经拜佛的圣地，也是木里历代大喇嘛执政的首府。在世袭大喇嘛统治的302年历史中，大喇嘛也称为土司，土司没有固定的城堡，大喇嘛和活佛及官员逐年轮住在瓦尔寨、康坞、木里三大寺庙。木里三大寺庙中，除了木里大寺的经堂与衙门同建一处外，康坞大寺和瓦尔寨大寺的衙门和经堂是分建的，经堂仅用来念经拜佛，念毕便关门，众喇嘛回到各自僧舍。康





飘飞的经幡

坞和瓦尔寨大寺的衙门设在大堂的二楼楼上，衙门底层为监狱。

那天，哈日带我们先去康坞大寺。翻过几座山，透过车窗玻璃远远望去，几座残垣断壁静静矗立在蓝天白云下的一个山头上，寺庙前的经幡已脱去原有的色泽，被风随意吹成苍老姿态，似在以一种古老的招手方式迎接我们；而那在风中飞舞的六字箴言早已字迹斑驳，它祝福

的过程已经成了经幡厚重的质感，飘飞的声音仿佛在述说着一段痛心的历史。

键哥要哈日停车，说是想拍几张照片。

键哥选着角度，以镜头语言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走进废墟中的康坞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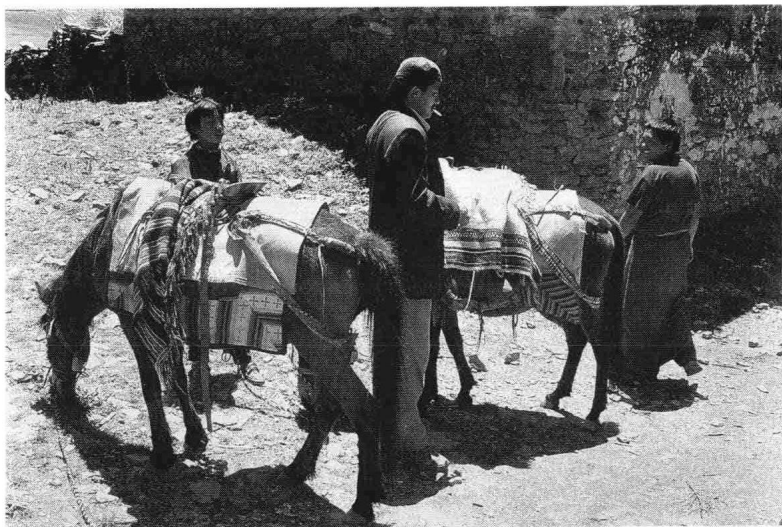
哈日没有马上启动车，望着车窗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我年轻当马脚子的时候，听马锅头给我讲过马帮给康坞大寺送茶和盐的一个故事。

我下了车，静静望着对面山脉：没有什么树，杂草丛生，山坡下一片比较平坦的草地一直随着山脉延伸到康坞大寺，成片成片的紫色野花在阳光下默默开放，几匹马和一群牦牛悠闲自如地在野花中行走；一条昔日的马帮小路在杂草丛中若隐若现，随着山脉的起伏而起伏，随

着山脉的延伸而延伸，最后消失在山头顶端的那片废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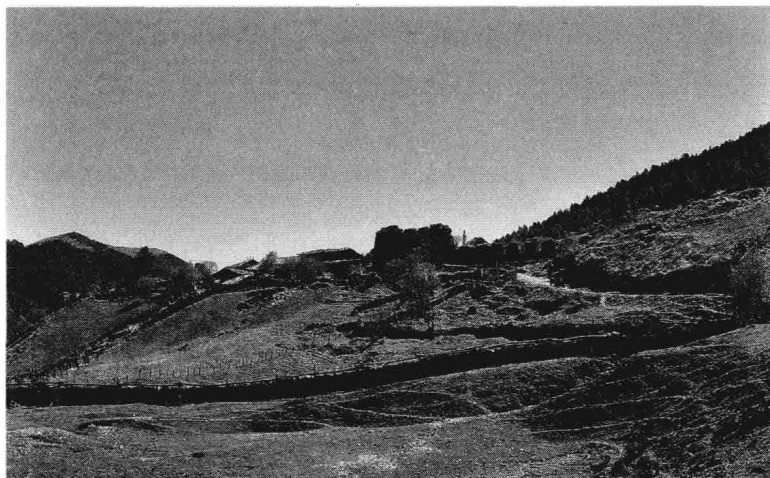
那是一条荒芜的马帮小路，它唤起了哈日的回忆。他一口接一口地深深吸烟，任烟雾逐渐把眼底的笑容演变成一抹凝重，才慢慢讲述着在马脚子中流传的这条马帮路上的故事。

哈日说，那是一个大雪飘飞寒风凛冽的冬天，山坡也好，草坪也好，山头上那座庄严的寺庙也好，都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雪，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无数朝圣者在凛冽的寒冬中依然走在那条通往寺庙的路上，走的人多了，路面结冰后就很滑。当马帮队伍走上那条小路时，行走就非常艰难了；赶马人会突然摔倒，驮着沉重物品的马也会突然摔倒，有时人与马倒成一片；一次次摔倒站起来，一次次艰难卸下摔倒马匹上的沉重物品，等它站起来后，又艰难地将物品重新放在马背上；走几步之后，又一次相继滑倒在雪地中，如此反复折腾，极其艰难地行走着。可就在行走到一个风口时，人与马在一瞬间全部滑倒，每一个人每



给寺庙送盐和茶叶的马脚子

一匹马都滋生了一份深深的无奈，尽管已经能望见山头的那座被大雪包裹着却依然透露着神圣气息的寺庙，但却没有谁试着站起来，也没有哪一匹马挣扎着想要站起来，马铃声、脚步声、吆喝声消失了，只有一声声疲惫不堪的喘息声在凛冽的寒风中无奈挣扎。宁静极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很快就在人与马的身上铺了薄薄的一层，手脚被寒风刺痛并逐渐冻木，一些人轻轻闭上了眼睛，默默念着六字箴言，一些人一直睁着眼，仰望着大雪飘飞的天空，想念母亲的火塘，渴望着雪能够停下来。雪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几分钟过去了，身上的雪多了一层，不及时用手抹去眉毛和眼睫毛上的雪，就会成冰。渐渐地，每一位马脚子和马匹都慢慢闭上了眼睛，懒得去管眼睫毛上的雪花了，但马锅头还睁着眼，五体投地面向康坞大寺，眼神坚定而充满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化解了落在眼睫毛上的雪花，那一撮浓密的胡须却成了一根根好看的冰花……忽然，康坞大寺的钟声响起了，洪亮而悠扬，很有节奏，犹如在朗读着六字箴言，一声胜似一声，节奏也越来越快，那是众人一起撞钟而形成



康坞寺庙遗址全址

的气势磅礴的声音。在越来越密集的钟声中，马锅头站了起来，一些马脚子和马渐渐睁开了眼，望着山头上被雪包裹的康坞大寺。马锅头转头，扫视着所有的人和马，流出了眼泪。他说：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把盐巴和茶叶送到寺庙，喇嘛们离不开它们呀，而我们又离不开他们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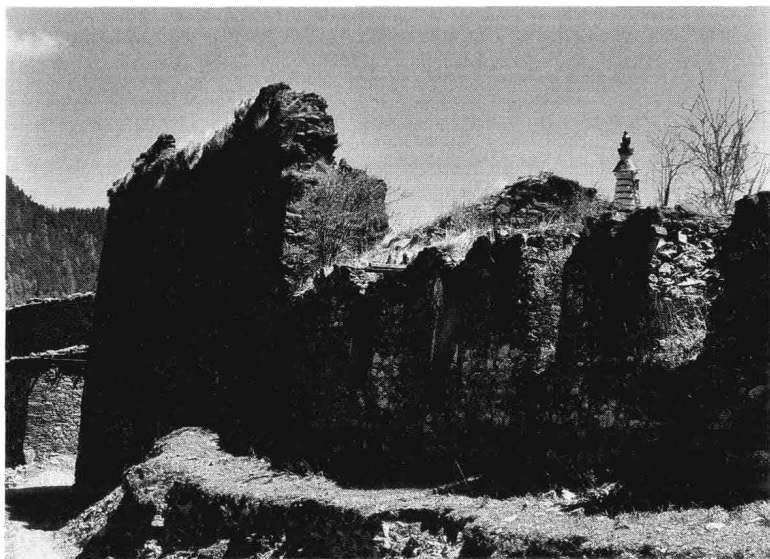
哈日没有一口气讲完，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没有接着讲述，而是说：木里所有当过马脚子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哈日深深吸了两口烟，接着说：最后，所有的马脚子都站起来了，所有的马也站起来，继续艰难地在大雪中朝康坞大寺走去。寺庙的钟声一直响着，马帮队伍依然不停地摔跤，却都能坚毅地站起来，最终走进了康坞大寺，所有的喇嘛都在门口迎接他们……

我没有上车，我想沿着当年的马帮路走进康坞大寺。那条路已经被杂草淹没了，轻轻地踏上去，透过柔软的草，还能感受到一深一浅的马蹄印，脑海中不断演绎着哈日讲的故事中的情景，耳畔依稀响起了悠扬的钟声，一声胜过一声，仿佛在呼唤着我走进。

古老的希腊民族一直都坚信一个人的信仰是在内心，而不是一种外在形式。尽管山头的那些残垣断壁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钟声，然而，踏上这片土地，内心自然会涌起一份虔诚。无论是以镜头语言方式，还是以随意的行走方式，抑或以古老的赶马方式，内心的那份虔诚绝不亚于不远千里走进康坞大寺的教徒。

踏着当年的马蹄印走着，五月高原的太阳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肆无忌惮地发挥着它的威力，稍稍抬头遥望荒凉的康坞大寺，脸上就有一种灼痛感。走向康坞大寺，走向一种疼痛，它在给你一份内心宁静的时候也会给予你一份疼痛。



寺庙断壁

康坞大寺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和木里第一世活佛一起到木里的乃登·催称桑布主持修建的,是木里王国302年的政教合一历史中行政管理的三大衙门之一。在古老的木里王国,自藏传佛教传入木里,由八尔家的降央桑布任第一代大喇嘛兼第二世活佛起,就在木里王国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大喇嘛、活佛、八尔老爷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垄断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大权。大喇嘛也称为土司,土司没有固定的城堡,土司、活佛及首脑人物逐年轮驻木里的康坞、瓦尔寨和木里三大寺庙。大喇嘛与活佛在统治期间,大力弘扬藏传佛教的黄教,使黄教深入人心。人们视宗教为心灵的依托,把拜佛作为追求来生幸福的唯一途径,对康坞大寺顶礼膜拜。

昔日的康坞大寺极其辉煌与宏伟,整个建筑群建于一个两面有小溪、中部隆起的呈带状的土丘上。寺庙的大经堂、说法堂、小经堂等大

型建筑全部为三楼一底，均坐西向东一字排列，其间约600栋僧舍，宛如一条街市。在大经堂与说法堂之间，有一栋红墙大殿，屋面为铜制鎏金歇山式，飞檐下悬挂铜铃，风过清脆悦耳，朝晖夕照尤显金碧辉煌，极其壮观。殿内供奉着第十一代和第十五代大喇嘛的骨灰，大经堂内供奉着七世活佛的“木乃伊”，接受佛教徒们的膜拜。而当初由西藏五世达赖洛桑嘉措赠送给木里活佛的51幅唐卡也供奉在康坞大寺，上面的佛像、画轴全用纯银制成，用黄金制成的小钉钉牢卷轴，每颗小钉重一钱，51幅唐卡全以金线镶边，做工精巧，被当时僧俗上层誉为“女菩萨做成的宝贝”。

这样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意义的寺庙却经历了几次毁灭性的灾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木里黄教一名上层喇嘛鲁绒扎什发动兵变，欲夺黄教的政教领导权，被击败后于1719年再次兵变，攻击康坞大寺，把寺庙内的财物抢光，并烧毁寺庙。后来，经大喇嘛和活佛多方集资，修复了大寺。清同治六年(1867年)，在木里第十二代大喇嘛执政期间，部下门公与教务官发生冲突，大喇嘛庇护门公，众喇嘛纷纷闹事，被大喇嘛驱逐出寺庙，众喇嘛投靠大理的杨兴，杨兴率兵攻打木里。战事期间，杨兴纵火将康坞大寺烧毁，之后又再次修复。到了1956年，木里土匪叛乱，解放军11团一营一连陈福祥副连长率一个排执行任务到康坞大寺，被300余名叛匪包围在康坞大寺。部队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坚守了三昼夜，按事先选择的路线安全撤出了大寺。部队刚撤离，叛匪便放火烧毁了康坞大寺。

我戴上了太阳帽，依然挡不住高原的阳光，任阳光在肌肤上流淌，镀上一层高原的颜色。我走进了山头那座废墟中的寺庙，漫步其间，似